

第七章 王妃大受歡迎

姚幼清暫住的院子裡，已經帶著嫁妝趕來的丁壽悄悄和周嬾嬾與瓊玉聚在了一起。

瓊玉看著被揪住尾巴在空中掙扎晃悠的老鼠，皺著眉頭稍稍往後退了半步。

「丁管事，就算要試藥，也不用抓隻老鼠吧？」

丁壽歛了一聲，「妳這丫頭懂什麼？就是抓老鼠才不顯眼！不然死個什麼雞啊鴨的，屍體那麼大往哪埋？萬一不小心被人撿去吃了怎麼辦？」

只有老鼠最合適，既方便埋藏，也不用擔心被人看到挖出來吃了，不是饑荒年頭沒人去吃這髒東西。

周嬾嬾點頭，示意瓊玉把之前那隻兔子沒吃完的藥丸給他。

丁壽接過，從那本就不大的藥丸上捏了更小一粒，給老鼠硬塞到了嘴裡。

「我不便在這裡久留，就先走了，回頭有結果了妳們告訴我。若是活著還好說，若是死了……」他說著臉色沉了下來：「等小姐成親之後我便親自啟程回京，將這件事告訴老爺！」

儘管周嬾嬾已經基本確定了這藥丸有問題，但他們心底又都還有那麼一絲絲期望，盼著只是他們想多了，老鼠並不會死，陛下也沒對他們小姐起過殺心。

周嬾嬾點頭，讓人將他送了出去，又將那老鼠拴在了角落裡。

這院子不大，前院人多眼雜，老鼠放在那被人看到怕是會直接打死，所以還是放在內院合適。

她與瓊玉兩人合住一間屋子，這屋裡除了她們沒有旁人，也就不會被人發現。

她知道瓊玉怕老鼠，就讓她今晚值夜，這樣她就可以住在小姐臥房的外間，不用在這裡跟一隻老鼠待著了。

瓊玉聞言卻搖了搖頭，「不！嬾嬾妳去值夜，我留在這裡，我要親眼盯著這隻老鼠！」

親眼見證結果！

周嬾嬾又勸了幾句，見她堅持，這才作罷。

當晚，瓊玉沒去床上睡覺，搬了個繡凳坐在離那隻老鼠不遠的地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牠，期間睏意來襲幾次差點從繡凳上摔下去，坐穩後又繼續盯著。

最終的結果和她們預料的一樣，期盼的相反——老鼠死了。

丁壽看著老鼠的屍體，憤憤地咬了咬牙，一拳捶在桌上。

「老爺一生效忠朝廷，陛下卻如此待他！天理何在！」

周嬾嬾已是徹底心寒，扯了扯嘴角，冷笑一聲。「他覺得他就是天，他就是理，他所說的話就是天理。」

帝王之位，天子之尊。

上承天意，下統萬民。

他要其生其便生，要其死其便死，不遵者便為叛逆。

丁壽氣惱卻又無奈，「還好小姐沒嫁給他，不然今後還不知要過什麼樣的日子。」

一個口是心非當面一套背地一套，得不到就要將其毀掉的人，能是什麼好歸宿？周嬾嬾緩緩點頭，「如今看來先帝賜婚也不一定就是件壞事，最起碼小姐遠離了京城，陛下的手就伸不了那麼長了，小姐也就暫時安全了。」

若是最終小姐沒有嫁入宮中，也沒有嫁給秦王，而是嫁給了京城的其他什麼人，以陛下的身分和性子，怕是能做出奪妻之事來。

說起來小姐倒算是因禍得福了，因為放眼整個大梁，陛下碰不到的地方也只有秦王這裡而已。

而秦王雖然與老爺有仇，看上去卻不是個會平白遷怒他兒女的人。

周嬾嬾心裡思量著這些，讓丁壽先把老鼠的屍體拿去埋了，其餘事情等小姐與王爺成婚之後再說。

姚幼清與魏泓的婚期定在四月初十，關於婚嫁的一切事宜都不用她操心，她到了上川之後便沒什麼事了。

按理說待嫁新娘就該在自家府邸待著好好備嫁才是，但她是從京城遠嫁而來，離開京城的那日起就已經算是嫁出了姚家，在去往夫家的路上了。

她在院子裡實在無聊，需要準備的東西又早已都準備好，便與周嬾嬾商量了一番，想要去街上走一走，來到胡城這麼些日子，她還從沒去過街上呢。

周嬾嬾想著她今後是要長住在這裡的，提前熟悉一下周圍環境也好，便帶著瓊玉和幾個下人一起陪她上街了。

以往在京城，姚家家教森嚴，她又怕自己言行舉止有什麼不妥之處給父親和兄長們添亂，所以向來規行矩步，即便是上街也都收斂著，不敢太過放肆。

如今天高皇帝遠，沒人管著，周圍又沒有人認識她，她想去哪便去哪，想買什麼就買什麼，這才算是真正體會到上街的樂趣。

她接連幾日出門，買了許多以前從沒買過的吃食和玩意兒，大多是些在京城勳貴們眼中毫無用處，上不得檯面的東西。

比如街邊貨郎擔子裡的幾縷彩線，不入流的食肆中賣相不好卻很美味的點心，甚至是幾把眼下根本用不著的蒲扇。

胡城不大，來往客商卻很多，而且不知為何還有越來越多的趨勢，姚幼清幾乎每日上街都能覺得人比往常更多了一些。

這日她正在自己喜歡的那家點心鋪子買東西，忽然聽到街上傳來一陣動靜，似是有人在互相追趕，路上的其他行人怕被衝撞，紛紛讓開免得遭池魚之殃。

這在胡城是很少見的事，因為這裡是秦王的封地，有靖遠軍把守，誰若敢在街上鬧事，很快就會被靖遠軍制伏，說不定還要挨頓板子。

姚幼清已經快走到門口了，周嬾嬾怕她被衝撞，趕忙攔住。

幾個下人也立刻上前堵在了門口，將這裡隔開。

但就在他們戒備提防外面人群的時候，一隻白色的小狗卻從他們腳下飛快地躡進了鋪子裡，混亂的人群中也冒出一個人，急匆匆便往這裡來。

他們這才知道原來並非是人在互相追逐，而是這人養的狗跑了，他在追自己的狗。找狗的人是個有眼色的，一眼便看出他們身分定然不低，說道：「諸位放心，我只要我的狗，找到了牠我立刻就走！」

幾人對視一眼，又回頭去看周嬾嬾，見周嬾嬾正與小姐一起往外走，便側身讓開了。

湊熱鬧往這邊探看的民眾就見下人們讓出了一條路，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在一中年婦人的陪伴下走了出來。

那小姑娘眉眼清秀，穿著一身雪青色的衣衫，懷中抱著一隻毛色雪白的小狗，可不正是那人要找的那隻。

那人見狀上前一步，連聲道：「對對對，就是牠！」說著就想把自己的狗拿回來，但也知道不能直接從人家小姐手裡拿，便等著下人給他抱來。

姚幼清看著懷中毛茸茸的小狗，喜歡得不得了，但君子不奪人所愛，既然這狗不是她的，理應還給別人才是。

於是她不捨的將小狗交給了周嬾嬾，周嬾嬾接過去還給那人，小狗卻在即將被那人接住的時候劇烈掙扎起來，周嬾嬾冷不防沒抱住，被牠從懷中躡了下去。

那人驚呼一聲伸手便要捉，小狗卻又跑到了姚幼清身邊。

狗主人怕衝撞了官宦人家的小姐，不敢靠近，只得指著那隻狗罵，「你個小畜生趕緊給我滾回來！不然待會回去老子就剝了你的皮！」

姚幼清見他凶巴巴的，眉頭微蹙，又彎腰蹲下來摸了摸那小狗的腦袋。

小狗似乎對那人怕極了，躲在她腳邊瑟瑟發抖，說什麼也不肯過去。

她猶豫著將牠再次抱了起來，問那人，「這位大伯，我看這狗不像是看家護院的，是你要拿出來賣的嗎？若是的話，能不能把牠賣給我？我甚是喜歡牠。」

這小狗通體雪白，一看就與平常看家護院的狗不同，應是大戶人家養來做寵物的。這中年男人也不像是什麼人家的家丁，不然不敢對主子的狗如此蠻橫。

所以她以為這是個賣貨的貨商，只是賣的並非其他東西，而是貓狗魚鳥一類的活物。

誰知那人卻搖了搖頭，「這可不行！這位小姐，這是我花了二十兩銀子從別人那買來的，要獻給秦王的王妃做他們大婚的賀禮，若是給了妳，我拿什麼送給王妃？」

姚幼清一怔，她身邊的周嬾嬾等人也都面面相覷。

那中年男人身後的一眾百姓卻都喧鬧起來，有人高聲喊道：「孫老二，瞧給你窮酸的！王爺成婚你就送隻狗？你也真拿得出手！」

孫老二啐了一聲，反駁道：「你知道個屁！老子這是花了大價錢找人打聽的！人家說了，王妃喜歡兔子，我本來想準備一隻兔子，又覺得實在拿不出手，這才換了隻狗！」

既然喜歡兔子那就是喜歡活物，活物的話自然是貓狗最合適，比兔子不強多了？人群中卻立刻有人又說道：「我打聽的怎麼跟你不一樣？我是聽說王妃喜歡吃烤兔肉啊！」

雖然都是兔子，一生一熟區別可就大了。

大家爭論起來，姚幼清的聲音被埋在其中沒人聽見，直到周嬾嬾讓一個下人幫忙喊了一聲，那孫老二才又轉過了頭，人群也終於安靜一些。

姚幼清趁著這個時候趕忙說道：「那……那這隻狗可以給我嗎？我給你銀子。」這孫老二不高興了，臉色沉了下來，「都跟妳說了這是我給王妃準備的，不賣！妳便是皇親國戚在這裡，也一樣不賣！」

上川可不是別的什麼地方，任是身分再高的人到了這裡也別想欺壓老百姓！

姚幼清喃喃道：「可是……」

「別可是了！」孫老二打斷她，「除非妳是王妃本人，不然這狗說什麼我也不會給的！」

姚幼清一頓，「……我就是啊。」

孫老二向來嘴快，張嘴就要說一句別胡說八道了，幸好在話冒出嘴邊的時候憋回去了。

這裡是胡城，秦王王府所在，誰敢在這裡冒充秦王妃？瘋了嗎？

不是冒充，那就是真的！

孫老二舌頭打結，好不容易才捋直了小聲問道：「您……您是姚小姐？」

那模樣跟剛才粗聲粗氣的樣子判若兩人，輕聲細語小心翼翼，生怕嚇著眼前的人似的。

姚幼清點頭，嗯了一聲，「我是。」

孫老二短暫安靜了片刻，身後的人群也跟著靜了一瞬，旋即不知是誰忽然喊了一聲——

「王妃！王妃在這！」

「王妃！是王妃啊！」

越來越多的人跟著喊道，引得更多的人聚攏過來。

孫老二率先回過神來，跪了下去，「草民見過王妃！」

周圍百姓像是被風吹過的蘆葦，緊跟著跪倒一片，叩拜高呼，「草民見過王妃。」

姚幼清在京城不是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，但那都是帝王出行的時候，尋常顯貴哪怕是皇親國戚，走在街上最多百姓們下意識避開，不會有這種萬民跪拜的場景。

她一個閨閣女子，跪過帝后，跪過父母，可從沒像現在這般被別人跪拜過。

姚幼清嚇得直往後躲，就連周嬾嬾等人也嚇得不輕，護著她連連往後退了幾步。

姚幼清覺得讓人就這麼跪著不妥，連說了好幾聲讓他們起來，但沒有人聽見。

下人也在旁不停的說「你們快起來吧」，但是沒有人理，直到瓊玉喊了一聲「王妃讓你們起來」，烏泱泱的人群這才紛紛起身。

孫老二爬起來後眯著眼笑道：「王妃，草民還給這狗準備了幾身衣裳和一些吃食，這就去給您拿來，您稍等片刻啊！」

說完不等姚幼清開口轉身就走。

他剛一走，立刻有別人圍攏過來——

「王妃，這琉璃盞是我給您和王爺準備的大婚賀禮！」

「王妃，這方臘肉請您收下！」

「王妃，我這裡有顆夜明珠。」

「王妃，這烤兔……」

「烤什麼兔？王狗剩你滾一邊去！」

「王妃……」

「王妃！」

人群幾乎將姚幼清掩沒，她的聲音更加沒人聽到了。

瓊玉被擠得東倒西歪，但她反應很快，扯著嗓子大喊，「王妃有話要說！」

人群頓時安靜。

姚幼清總算站穩，小臉發白，「感謝大家的好意，但既是大婚賀禮，豈有我私自收下的道理？你們這些東西還需王爺過目應允之後我才能收，不然我是萬不敢拿回去的。」

這句話之後人群小聲議論起來，有人在近前嘀咕道：「就是知道王爺肯定不會收，所以我們才想送給王妃您。」

「是啊，」一旁立刻有人接話道：「靖遠軍也管得嚴，不肯幫我們帶東西，不然要被軍法處置，想來想去也只有王妃您能收了！」

姚幼清聽後卻是秀眉輕蹙，頭搖得像撥浪鼓，「既是如此，那我就更不能收了！」

眾人見狀面露猶疑，有角落裡的人索性偷偷把東西放下，轉身就要走。

姚幼清看到趕忙阻攔，也不知這些人有沒有聽見，悶頭走得更快了。

姚幼清急得不行，讓人給他們送回去，但東西多，下人少，哪裡送的過來？

瓊玉見狀深吸一口氣，手攏在嘴邊，「王妃讓你們站住！」

聲音震耳欲聾，又夾著女孩子特有的幾分尖細，刺得人耳膜生疼。

已經轉身的人被震得縮了縮脖子，怕姚幼清真的生氣，不好再裝作沒聽見，訕訕地回過身來。

姚幼清這才道：「我雖然還未與王爺成親，但陛下既然已經賜婚，我與王爺便是一體。王爺不讓收的東西，我是萬萬不能收的，不然豈不是壞了王爺的規矩？所以還請大家把東西拿回去吧。」

「您不用守規矩，」有人笑嘻嘻地道：「您是王妃啊！」

姚幼清再次搖頭，略顯稚氣的面龐上神情鄭重。「正因為我是未來的秦王妃，所以才更不能這麼做。沒道理別人都能遵守的事，我卻帶頭去破壞，那我又算什麼王妃？」

這話讓大家愣了一下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不知該如何是好，但仍舊沒人願意把東西拿回去。

周嬾嬾見狀站出來道：「還請大家體諒體諒我們小姐，她從京城遠嫁而來，初到上川，若是還沒進門便壞了王爺的規矩，豈不要遭王爺厭棄？」

「她一個小姑娘家，已經遠離父母親人，今後在這裡能倚靠的也只有王爺了，若是王爺厭棄了她，她又該如何立足呢？」說罷福身施了一禮，「望鄉親們體諒。」瓊玉等人立刻屈膝跟隨，「望鄉親們體諒。」

眾人趕忙避讓不受，看看身邊的人又看看姚幼清。

姚幼清身量嬌小，眉眼清秀，雖然身姿筆挺地站在那裡，卻仍舊顯得有幾分稚嫩。這樣一個看上去楚楚可憐的女孩子，若是遠嫁他方還因為他們而失去了丈夫的寵愛，那確實是有些說不過去。

他們心生猶豫的時候，周嬾嬾給瓊玉使了個眼色。

瓊玉會意，立刻拿起就近的一份禮物還給了剛剛將它丟下的人。

其他人見狀也明白過來，將別的禮物也還了回去。

這次沒有人再堅決不收，也沒有人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再將禮物偷偷放下，但即便禮物還了回去，人群仍舊不肯散去。

有人喃喃道：「可我們真的想盡一份心意啊……」

其餘人紛紛點頭，表示自己也只是想盡一份心意，恭賀王爺大婚。

周嬾嬾正尋思著怎麼才能說服大家離開，就見姚幼清已經站了出來，柔聲道：「大家的好意我心領了，但我與王爺領著朝廷的俸祿，什麼都不缺。你們生活不易，與其將這些東西給我們，不如自己留著，實在不必省吃儉用就為了送一份賀禮。若是確有富裕的，想為王爺盡一份心，那不如送去城南的慈幼局，也算是代王爺行善積德了。」

她這幾日在城裡並非全然瞎逛，也大致瞭解了一下這裡的環境和民風，知道城南有一間慈幼局，還讓周嬾嬾送了些東西過去。

站在前方的一名富商立刻附和，「好！那我就送去慈幼局！」

反正他只是想把東西送出去，既然王妃開口說送去慈幼局，那他就送去慈幼局。

左右那慈幼局也是王爺開辦的，這禮也算是送給王爺了。

眾人聽了也覺得這個主意不錯，紛紛轉身往慈幼局的方向走去，走之前還不忘稱讚幾句王妃心善，是活菩薩等等。

人群終於散去，周嬾嬾鬆了口氣，這才看到不遠處靖遠軍其實早已來了，為首的正是在路上曾經幫過他們的馮穆。

馮穆遠遠地對他們點了點頭，見沒出什麼騷亂，便又帶人撤走了。

孫老二原本想把小狗的衣裳和吃食送來，見姚幼清竟將其他送禮的人都打發走了，自己的狗怕是也要被退回來，就悄悄轉身想要離開，卻被眼尖的姚幼清看到，喊了一聲——

「孫大伯！」

最終那狗雖然沒被退回，孫老二卻被硬塞了三十兩銀子，等於他什麼禮都沒送，還掙了些錢。

孫老二嘖嘖兩聲，轉頭將這三十兩銀子全捐給慈幼局了。

這些事姚幼清自然不知道，她在周嬾嬾的陪伴下往回走，邊走邊道：「我就說怎麼最近街上的人越來越多，原來都是想來給王爺送賀禮的。」

秦王大婚，上川各地想送禮的百姓都湧來了胡城，來了之後卻送禮無門，自然就停留下來，街上的人也就多了起來。

周嬾嬾點頭，歎道：「之前在京城就聽聞王爺戰功卓著，治下有方，頗受邊民愛

戴，如今來了才知道，此言果真不虛。」

何止是不虛，簡直是比他們想的還要更加受到愛戴，連小姐這個素未謀面的王妃他們也愛屋及烏，頭一次見面就各種禮物兜頭便送了過來。

姚幼清沒有接話，看著街上因為知道她的身分還停留在附近，遠遠的對她淺笑卻並不上來打擾的人，喃喃道：「周嬪嬪，我大概明白朝廷為什麼容不下王爺了。」

周嬪嬪臉上笑意一僵，不知這話該怎麼接。

偏偏姚幼清又繼續說了一句，「但是讓百姓安居樂業豐衣足食，這有錯嗎？」

因為讓百姓過上了好日子而受到愛戴，這有錯嗎？

這回周嬪嬪聽出來了，她不是要什麼回答，只是自言自語而已。

又一個路人經人指點知道了姚幼清的身分，遠遠地點頭對她露出一個燦爛的笑容。

姚幼清也跟著笑了，眼中的疑惑和不解散去，泛起晶亮的光，小聲對周嬪嬪道：「我覺得王爺有點厲害呢！」

周嬪嬪見她又露出了孩子氣的模樣，不由失笑，主僕幾人在歡喜的氣氛中漸漸走遠。

就在她們剛才路過的地方，隱在暗處的魏泓緩緩露出了半個身子，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，眸光沉沉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他剛剛就在附近與人議事，聽說姚幼清在街上表明身分引起了騷動，立刻趕來了。但想像中的亂象並沒有出現，那些禮物他也都沒有收，只花錢買下了一隻狗。

崔顯見他半晌沒動，小聲道：「王爺，吳大人還等著您呢。」

魏泓回神，點了點頭，「走。」

四月初十，天清氣朗，胡城街上一派熱鬧景象。

魏泓騎著高頭大馬將姚幼清迎回了王府，路上百姓們夾道歡呼，彷彿成親的是自己家裡人。

禮官唱和著將婚禮安排得井井有條，新郎新娘叩拜天地之後便要送入洞房。

這對魏泓來說是簡單而又無趣的事，他只要按部就班跟著禮官的安排走就好了。但是當他與姚幼清拜過天地，該拜高堂的時候，他卻對著眼前的牌位出神許久。

他的母親是高宗皇帝的妃子，生前封號淑妃，死後被追封為貴妃。高宗皇帝妃嬪無數，但或許是為了鞏固皇后的地位，他從不冊立貴妃。

也就是說無論他生前還是身後，貴妃都只有一個，就是他的母親蕭氏。

可這份尊榮魏泓寧可不要。

人人都道蕭氏是遵照高宗皇帝遺詔為他殉葬了，自己飲下了一杯毒酒死在宣景宮裡，但他知道不是。

母親是死在即將逃出宮門的路上，為了不牽連旁人，撞柱而死。

據知道內情的人告訴他，母親撞的非常決絕，血濺三尺，當場便噶氣了。

他雖沒有親眼看到，卻也知道那場面一定十分慘烈。

曾經名震京城的美人，就這樣離開人世，死後連一張完整的容顏都沒留下。

「王爺，王爺！」

禮官見他久不回神，場面實在有些尷尬，不得已扯了扯他的衣袖。

魏泓腦子裡紛亂的思緒瞬間消散，完成了後面的禮儀，將新娘送入了洞房，又轉身回到酒席上，應酬外面的賓客。

他的心腹與好友難得找個機會灌他酒，自然不肯放過，你一杯我一杯接連不停，而魏泓來者不拒，全都接了。

他酒量向來好，輕易灌不倒他，但饒是如此，今天喝到最後也有些醉了。

崔顯實在有些看不過去，以新郎還要洞房為由將還想繼續來灌酒的人攔住了。

大家嬉笑著做出了然的神情，自去歡鬧起來，不再圍在魏泓周圍，崔顯這才趕忙扶著魏泓往回走。

魏泓與姚鈺芝之間有一段解不開的仇怨，他與姚幼清的婚事也是先帝安排的，並非出自本人的意願。

崔顯跟隨他多年，即便比郭勝等人更加理智冷靜，希望他能放下過往與姚小姐好好的過日子，卻也知道這是奢求，王爺根本從無親近姚小姐的想法。

因此他下意識帶著魏泓往他自己在前院的房間而去，並未前往新房。

魏泓卻在經過一條可以通往後宅的岔路時停了下來，站在路口半晌沒動。

崔顯緊跟著停了下來，見他往那邊看，心頭微動，低聲勸道：「王爺不如去正院歇息吧？今日是您與王妃的新婚之夜，您若不去，王妃只怕會被府裡人非議。」

魏泓沒有說話，只是看著那個方向，腦海中浮現起那女子那日在街上與百姓們交談的情景，還有她在貼身侍婢耳邊讚許又欣喜地說王爺有點厲害的樣子，像個天真單純不諳世事的小姑娘。

不，本來就只是小姑娘。

那是魏泓第一次明確意識到她與姚鈺芝是不同的，意識到她就是她，姚鈺芝是姚鈺芝。

他腳步微動，向那個方向稍稍邁了一步，腦海裡卻像是一陣大風颳過，將剛剛的畫面全部吹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皇城、滿地的鮮血，以及倒在血泊中看不出本來面目的女人……

這陣無聲無息的大風將他那點不多的醉意也徹底吹走，臉上雖還有些泛紅看似微醺，眼中卻已清明起來。

他收回腳，按照原路去了自己的房間，沒再踏入後宅一步。

崔顯見狀歎了口氣，搖搖頭跟了上去。

第八章 其實很般配

魏泓在前院應酬的時候，姚幼清則坐在鋪滿了桂圓花生等物的床榻上等著他回來。

雖然兩人已經入了洞房，但按理魏泓還要來掀開她的蓋頭，與她共飲合巹酒，然後才能讓人將床鋪上的這些東西拿走。

她從小嬌生慣養，床上鋪的都是最柔軟的被褥，何曾坐過這麼硌人的床鋪？

但規矩在那擺著，她也不好動彈，只能安安靜靜地坐著。

姚幼清原以為要坐很久，但沒多久外面便傳來一陣動靜，有人來找周嬾嬾，與她低聲說了幾句什麼。

姚幼清蓋著蓋頭看不到，但還是隱約聽見了幾個字——先睡，不必等。

她還想再聽，房門卻被周嬾嬾關上了，一句都聽不到。

周嬾嬾似乎在外面跟那人說了很久，好半晌才又推門走了進來，姚幼清雖然看不見，但聽腳步聲就知道她不高興，因為她的步子比平常慢了許多。

「周嬾嬾，」她自己伸手將蓋頭掀起一些，「王爺不會來了對不對？」

周嬾嬾剛想說讓她把蓋頭放下，這樣不吉利，但聽到後半句又想起剛剛那王府婢女與她說的話，便將這句又嚥了回去。

左右王爺都不會來，難道還讓小姐一直蓋著蓋頭坐在那裡等著嗎？

她扯了扯嘴角，盡力露出一個安撫的笑，「府裡來了很多王爺的好友，他一時半會抽不開身，怕王妃久等，就讓您先休息。」

這話說出來卻連自己都無法相信。

姚幼清自然知道她在哄她，但她並不在意，反而鬆了口氣，立刻從床上站了起來，將蓋頭摘下丟在一邊，「這床太硌人了，我一刻都不想坐了。」

周嬾嬾趕忙讓人把床上的東西清理了，又服侍著她滴了鳳冠，褪下繁瑣的嫁衣，還將早已準備好的吃食端了過來。

婚禮期間新娘子都不能吃東西，姚幼清早就餓了，今晚吃的比以前還多些。

她吃飽後休息了一會便去沐浴了，從淨房出來後烘乾頭髮就準備睡覺。

周嬾嬾猶豫片刻，還是說了一句，「王妃，要不再等等吧？」

說不定待會王爺就來了呢……

姚幼清笑了笑，「不必等了，周嬾嬾，王爺不會來了，妳也不必因此就為我感到傷心難過，我早就知道會這樣的，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。王爺雖然與爹爹不睦，但並未因此就苛待我，這已經很好了不是嗎？」

周嬾嬾皺眉，心說不看重就是苛待啊！但又想到王爺與老爺之間有仇，既是仇人，自然也不能指望他對仇人的女兒多好，這麼說起來，不苛待倒好像成了善待了……

周嬾嬾面帶愁苦的伺候著姚幼清歇下了，放下帳子後輕手輕腳地退到了外間。

姚幼清豎耳聽著房中的動靜，直到她的腳步聲徹底消失才捂在被子裡長長地吐出一口氣。

其實比起王爺不來，她更害怕王爺過來。

洞房花燭什麼的……雖然周嬾嬾已經給她看過小冊子了，但一想到王爺那張陰沉沉的臉，還是有些害怕，所以現在這樣真的挺好的，她可以踏踏實實地睡覺了。

姚幼清笑著閉上了眼，很快便睡著了，外面的周嬾嬾卻還是想等一等，但直到前院的宴席散去，也沒把秦王等來。

她歎了口氣，回到房中，見自家小姐已經沉沉睡去，完全沒有為今後日子擔憂的模樣。

她看著她香甜的睡顏，搖頭失笑，也不知小姐這性子到底是好還是不好……

高宗皇帝離世已久，魏泓生母蕭氏也已故去，整個秦王府只有魏泓和姚幼清兩個主子，姚幼清自然也就不去給長輩請安。她像以往一樣睡到自己慣常起身的時間，在瓊玉和周嬾嬾的服侍下洗漱一番用了膳，然後便坐到正屋裡接受了王府下人們的拜見。

秦王府的下人不多，內宅婢女更少，還大多都是做粗使活計的僕婦，有頭有臉的年輕婢女只有三人。

「奴婢寒青。」

「奴婢赤珠。」

「奴婢楚嬾。」

她們分別報了自己的名號，周嬾嬾的視線卻在落到楚嬾身上的時候一頓。不是因為只有她還保留著自己的姓氏，而是覺得這個人看上去有幾分眼熟。楚嬾的身量比其他婢女都要高一些，容貌也更加出挑，即便跟別人一樣低眉順眼地站在那裡，看上去也更為顯眼。

她似乎察覺到周嬾嬾在打量自己，眉眼稍稍抬了抬，但很快便又低了下去，沒有做出什麼不得體的舉動。

一旁的赤珠卻輕笑一聲，不等周嬾嬾開口便主動說道：「楚娘子是王爺的通房，雖然進府才兩年，但是比我們都更得王爺的寵愛呢。」

寒青聞言眉頭微蹙，伸手扯了扯赤珠的袖子，對她搖了搖頭，示意她不要在王妃面前多嘴。

赤珠卻不以為意，撇撇嘴等著看熱鬧。全府上下只有這麼一個通房，新進府的王妃一定不會喜歡，今後還不定要怎麼為難她呢。何況昨晚大婚之夜王爺都沒在正院留宿，這姓楚的卻早已經近了王爺的身，王妃心裡的怒氣肯定更要發在她身上了。

楚嬾自然知道赤珠的用意，轉頭淡淡瞥了她一眼，雖未說話，但那模樣已經讓赤珠很是不悅。

她等著王妃為難楚嬾，可那稚氣未脫的小王妃卻只是好奇地看了楚嬾幾眼，什麼都沒說，倒是她身邊的周嬾嬾呵斥了一句——

「王妃面前豈容妳多嘴？念在妳是初犯，如今又是王妃新婚之際，罰妳三個月的月例！再有下次，便不是這麼簡單了！」

這話自然不是對楚嬾說的，而是對赤珠。

赤珠一愣，張嘴便要反駁什麼，被寒青再次拉住，一個勁的使眼色。

她這才想起此刻面前的是先帝賜婚，王爺明媒正娶的秦王妃，而不是別的什麼人。

她反駁的話只能嚥下，繃著臉不情不願地屈了屈膝，「奴婢知錯！」

周嬾嬾不再理會她，代姚幼清訓了一番話便讓眾人散了。

赤珠離開正院後憤憤地回頭瞪了一眼，嘟囔道：「擺什麼王妃架子？王爺昨晚都

沒在這裡留宿，若換做是我，就老老實實關在屋裡不見人了，還不夠丟臉嗎！」寒青皺眉，「妳別再胡鬧了，王妃就算再不受寵，也是王爺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要上玉牒的。崔大人昨日不還叮囑咱們要好生伺候，萬不可怠慢？妳這般行徑若是被崔大人知道，便是王妃不罰妳，他也是要罰妳的！」

赤珠在王府伺候了也有些年頭了，知道崔顯平日雖然待人寬和，但面對犯了錯的下人也絕不會姑息，只得哼了一聲扭頭走了。

另一邊，楚嬾回到了自己的院子，丫鬟縮兒關上房門，確定沒人能聽到之後才抱怨道：「赤珠真是越來越過分了，娘子您為了見王妃連首飾都沒戴，還特地穿了跟她們一樣的婢女衣裳，就是不想讓王妃注意到您。她倒好，專門在王妃面前點出您的身分，想讓王妃嫉恨您！」

楚嬾名為婢女，實際上從她入府的那天起就沒人把她當婢女使喚過。她不僅有自己的院子，還有下人伺候，應季的衣裳首飾從來不缺，也不用做任何差事，與其說是通房，倒更像是個妾室。

魏泓向來不近女色，唯獨當初把她收了房，這讓赤珠這個在王府伺候了多年且相貌身段都不算差的人很是不滿，一直看她不順眼，所以今日才會故意在王妃面前挑撥。

「您雖然是王爺的通房，但從來沒仗著自己的身分欺辱過誰，她倒好，一而再再而三找您麻煩！」

起初赤珠自然是不敢的，但大概從一年前起魏泓不再來楚嬾的院子，她就漸漸放肆起來，不把楚嬾放在眼裡了。

縮兒又說了許多抱怨的話，見楚嬾半晌都沒什麼反應，問道：「娘子，您想什麼呢？」

楚嬾坐在桌邊單手拄頭，「在想周嬾嬾剛才為何那樣看著我。」

縮兒一笑，「當然是因為赤珠告訴她您是王爺的通房啊。」

不，不是。

那個時候赤珠還沒開口呢。

丫鬟僕婦們離開後，崔顯帶著前院的管事去給姚幼清請安，同時也是讓彼此都認個人。

跟後宅的鬆散不同，前院這些人才是真正管理王府，處理王府日常事宜的人。他們原本其實是打理著整個王府的，但因姚幼清嫁了進來，魏泓搬去了前院，他們也就都跟著去了前院，後宅完全成了姚幼清的地方。

「那是不是說，這房間我可以隨意佈置，想怎麼變動就怎麼變動？」姚幼清問道，眼中絲毫沒有被丈夫單獨丟棄在這裡的難過或怨恨，甚至還隱隱有些期盼和歡喜。

崔顯一怔，已經打好腹稿要為王爺解釋開脫的話被堵了回去，一句都沒能說出來。他回過神不由失笑，忽然覺得王爺跟王妃其實很般配。

一個不想來，一個不願對方來，半點衝突都沒有。

「是，」他笑著說：「王爺說了，這後宅以後就是王妃您的地方。既然是您的地方，那自然您想怎麼佈置便怎麼佈置，下人的安排也都由您自己定奪便好。您剛剛應該也看到了，府裡的婢女其實很少，這宅院又大，肯定是不夠用的。

「原本我想著提前給您安排好，又怕我挑的人您用著不合心意，所以便讓牙行帶了些人來，您待會自己挑選，不夠的話讓他們過後再多帶些人來，銀錢從周泰那裡支就好了。」

也就是說，這後院完完全全是她的，從下人到院子，她想怎麼安排就怎麼安排。姚幼清點頭，歡喜之情溢於言表。

她剛剛就覺得這屋子實在是太冷清了，除了必要的傢俱擺設之外幾乎什麼都沒有，空蕩蕩的，顯得死板又沒有人氣，一點都不像是日常居住的地方，倒像是……像是衙門之類的辦公之地，雖說也不是不能住，但就是覺得少了點什麼。

現在崔顥說她可以隨意更改這裡的佈置，她頓時開心起來，打算待會就把屋子改成她原來閨房的模樣，這樣就好像還住在家裡一樣！

崔顥懷著有些忐忑還有些不忍的心情來的，最後是帶著哭笑不得的無語之情走的。

回到前院之後他向魏泓交差，「王爺，安排妥了。」

往日只要他這麼說，魏泓便不再多問了，但今日他沉默片刻，忽然問了一句，「她怎麼說？」

崔顥啊了一聲，「沒怎麼說。」

魏泓沉著臉看著他，顯然對這個答案不滿，覺得他隱瞞了什麼。

崔顥遲疑道：「王妃她……很高興。」

魏泓：「……」

對於崔顥的話，魏泓是半點不信的。

新婚之夜被丈夫撇下獨守空房，是個女人心裡都會不高興。性子要強一些的或許還能勉強維持著表面的鎮定，做出大方得體的樣子，但那個嬌嬌弱弱風一吹就能倒的女子……

不哭就不錯了。

魏泓覺得崔顥是為了不讓自己有負罪感才這麼說的，但這謊話說的實在是不高明，他才不會相信。但不管信不信，他都做不出再去內院探望姚幼清的事情，問幾句他都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太多餘了。

那是姚鈺芝的女兒，就算性子與姚鈺芝不同，與當年那件事也無關，但怎麼說她都姓姚。他不苛待她已經算是禮遇，怎麼能再去關心她呢？

魏泓不再多問什麼，讓崔顥退下了，可沒過多久，崔顥又急匆匆走了回來，在他耳邊低語幾句。

魏泓眉眼一沉，當即便離開了胡城。

挑選下人的事情並不用姚幼清去管，自有周嬾嬾幫她掌眼。

周嬾嬾仔細挑選了一番，將被選中的下人交給了他們從京城帶來的管事嬾嬾去調教觀察，先放在院子外面做事，不讓進正院，留在正院伺候在姚幼清身邊的還是姚府的下人，便是寒青和赤珠都沒能進院。

將這一切安排好之後，周嬾嬾讓人重新給姚幼清佈置了屋子，自己則帶著她去別處逛了逛，將這王府的後宅都走了一遍。

姚幼清昨日進來時蓋著蓋頭，什麼都沒看見，到今日才算看清了王府全貌。

原來並不是正院的房間顯得空曠，是整個王府都十分空曠。別處倒還好，她不進去仔細看也看不大出來，但花園就顯得十分顯眼了。如果說房間裡是空蕩蕩，那花園裡大概就是光禿禿，看上去整潔乾淨，卻又難掩蕭瑟冷清。

姚幼清站在花園中，眉頭越皺越緊，最後做出決定。「我要把這裡也改一改，改成咱們姚府花園的樣子！」

周嬾嬾一聽，趕忙勸阻，「王妃，您改一改房裡的佈置也就算了，反正王爺也未曾去過您的閨房，不知道您是按照什麼佈置的。這花園……來來往往地總要路過，萬一哪天王爺來了被他認出來……」

後面的話她沒說，但姚幼清明白她的意思。

魏泓與父親有仇，若讓他知道自家花園被改成了姚府花園的樣子，他肯定不會高興。

可是……

「王爺又沒去過咱們府裡，他怎麼會認出來？」姚幼清說道。

魏泓十一歲便離京建府，在這之前都住在宮裡，從未去過姚家，來到封地後就更不用說了。一個從未去過姚家的人，自然是不可能知道姚府的花園長什麼樣的。

「只要我們不告訴他，他就不會發現的！」姚幼清睜著一雙清澈的大眼睛，有些俏皮地說道。

周嬾嬾還有些猶豫，姚幼清卻拉住了她的袖子，輕輕搖晃，「周嬾嬾，你就答應我吧，除了咱們自家人，不會有人認出來的。」

她是姚府的大小姐，秦王府的王妃，她若堅持要做什麼，周嬾嬾身為奴婢是阻攔不了的。但她們名為主僕，卻更像是親人，尤其是姚幼清的母親去世後就更加依賴周嬾嬾了，有什麼事都習慣問一問她的意見，周嬾嬾若實在覺得不妥，她多半會放棄，因為知道周嬾嬾一定是為她好。

周嬾嬾心裡自然覺得這樣做是十分不妥當的，但一想到自家小姐遠嫁而來，還不受夫君寵愛，今後可能就要在這空蕩蕩的內宅裡孤零零的度過一生了，就忍不住心疼起來。

既然日子已經這樣艱難，那為什麼不苦中作樂讓自己開心一些呢？

她點點頭答應下來，但還是覺得這件事應該跟秦王說一聲。

不告訴他是按姚府花園的樣子改動，好歹告訴他她們想對花園動工，將這裡重新修整一番。於是她立刻讓人去前院通稟了這個消息，派去的下人卻告訴她王爺已經走了。

周嬾嬾以為秦王只是有事出府了，便道：「那等王爺晚上回來再說吧。」

那人卻告訴她，「王爺晚上也回不來，前院的管事告訴奴婢，說是王爺出城了，可能要三兩個月才能回來。」

周嬾嬾一怔，心頭竄起一股怒火。新婚丈夫不僅在洞房花燭之夜把新娘子丟下獨守空房，還第二日就離開了胡城，一走就是數月，連個招呼都不打一聲！

原本因為昨日的事王府下人就已經有些看輕他們小姐了，比如那個叫赤珠的，如今倒好，更要讓他們小姐被人輕視了！

她這廂氣得臉色都變了，聽她回稟，姚幼清趕忙安撫，「周嬾嬾妳別生氣，王爺身兼要職，一定是有急事才會匆忙離開的。我倒也不是急著修整這院子，等他回來再問他就好了。」

周嬾嬾氣悶道：「王妃怎知道他是有急事離開？說不定他就是……」

就是對這門婚事不滿，不想跟小姐待在一處，所以才離開的！

她說到一半察覺自己失言，停了下來，但姚幼清卻聽明白了，笑道——

「怎麼可能？嬾嬾妳想多了，這胡城是王爺的王府所在，是他自己的家，他就算不喜歡我，也沒道理為了避開我就自己躲到別處去啊。」

哪有因為討厭一個人就把自己家裡讓出來，自己反倒躲開的道理？

秦王又豈是那種會委屈自己的人？

周嬾嬾一想也是，自己只顧著小姐這邊，剛剛腦子一熱，這麼淺顯的道理竟沒想明白。

她看了看一旁面色平靜眸光清澈的自家小姐，從出了京城就開始七上八下落不到實處的心終於漸漸平靜下來，之前種種忐忑驚懼失落不安憤懣煩憂等情緒全都消失不見了，彷彿找到了主心骨。

這個想法冒出來，她再次笑了，寵溺地摸了摸她的頭，「那咱們待會便讓人去找工匠，今日就開始動工，修整花園。」

姚幼清嘆了一聲，「可以嗎？要不要等王爺回來問問他再說？」

「不必了，」周嬾嬾道：「昨日崔大人不是說了嗎，這後宅以後就是小姐您的地方，您想怎麼安排就怎麼安排。王爺既然讓他這麼說了，那定然就不會反悔的。」

說完又小聲補了一句，「只要咱們不讓他知道是按照姚府花園改的就是了。」

姚幼清掩嘴輕笑，兩眼彎彎，點了點頭，「咱們不告訴他。」

修整花園的事就這麼定了下來，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王府都在動工，每日土木進出不斷。前院的管事們十分盡心盡力，並未因為魏泓對姚幼清的冷淡而故意敷衍她，與姚家的下人一同把所有事都處理的很好，周嬾嬾只要交代一句，其他事情就都不用管了，他們自會做好，而且辦得讓人非常滿意，絕挑不出錯來。

花園在眾人齊心協力之下初步成型的時候，丁壽也帶著那顆藥丸漸漸靠近了京城。他在姚幼清成親的第三日以代小姐回門探望老爺為由離開了胡城，王府管事當時要派幾個靖遠軍跟隨護送，被他拒絕了，只帶了兩三個姚家下人。

管事以為他是擔心姚鈺芝看到靖遠軍不高興，也就沒有堅持，反正王爺臨走前交

代的很清楚，王妃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聽安排就是，別的不用管。
但丁壽之所以拒絕，其實是怕靖遠軍的人太警覺，路上別有用心想要靠近他的人可能會沒有機會。

他此次回京的主要目的就是試探宮中那位，以及將藥丸的事告訴老爺。若是早早的就打草驚蛇，對老爺和王妃怕都不好。

果然，就在他離京城不遠，眼看還有四五日就能抵達的時候，有人偷偷趁著夜色潛入了他的房間。

那人輕手輕腳的將姚幼清寫給姚鈺芝的書信打開，飛快地看了一遍，然後又在房中搜尋一番，似乎在找還有沒有別的書信，一無所獲後才悄無聲息的離開了。

待他離開許久，丁壽才猛然睜開了眼，後背已出了一層冷汗。

兩日後，姚幼清寫給姚鈺芝的家書便出現在了魏弛的案前，他從頭到尾掃了一遍，問道：「就這些，確定沒有別的內容了？」

劉福答道：「沒有了，奴才仔細問過謄抄了這書信的人，他確定是一字不差地抄了下來，絕無錯漏。那姓丁的管事和其他幾個姚家下人身邊也都沒有其他書信了，僅此一封。至於藥丸，更是沒有發現。」

魏弛對姚幼清很瞭解，她若真的知道了什麼，寫給姚鈺芝的書信要麼會很慌亂，要麼會很工整。慌亂是急於把這件事告訴自己的父親，工整是知道書信會被他截斷，特地隱瞞不提而顯出的刻意。

但這封書信的內容很自然，完全是姚幼清平常的語氣，有抵達一處從未去過的地方的新鮮，有告訴姚鈺芝自己過得很好的安撫。

「她怎麼可能過得好……」魏弛看著那封書信喃喃說道：「秦王與姚太傅仇深似海，又豈會善待她？她肯定受委屈了。」

劉福道：「姚小姐向來善解人意，自然不會寫這些不好的事讓姚太傅擔憂。」

魏弛的手指在信紙上輕輕摩挲，彷彿這信是姚幼清親手寫的。

「繼續盯著，她寫給姚太傅的每一封書信，朕以後都要看到。」

「是。」

劉福應下，別無他事後躬身退了出去。

第九章 悲傷的老父親

「她怎麼可能過得好……」

看到眼前的書信，姚鈺芝眼含淚光說出了跟魏弛一樣的話。

「秦王與我仇深似海，又豈會善待她？凝兒肯定受委屈了。」

丁壽笑道：「倒也不算委屈，王妃自得其樂過的很好，還要把花園改成咱們姚府花園的樣子，小的走的時候已經動工了。」

姚鈺芝一聽，臉色大變，「不可！」

丁壽怔了一下，「為何不可？王爺以前又沒來過咱們府裡，看不出來的。」

姚鈺芝面色青白，讓房中其他人都退了出去，只留了丁壽一人在房中，等房門關上後才低聲道：「他……他來過！」

姚鈺芝與丁壽關在房中單獨說話的消息很快傳入了宮中，魏弛眉頭一皺，當得知

是姚鈺芝主動讓人退了出去，而非丁壽示意時才稍稍鬆開一些。

「他們說了什麼？」他沉聲問道。

劉福答道：「關上房門後說了什麼不知道，但關門之前，丁管事說姚小姐要將秦王府的後花園改成姚府花園的樣子，然後姚大人便臉色大變，說了句不可，就讓人出去將房門關了起來。」

魏弛了然，眉頭徹底鬆開，「朕知道他們要說什麼了。」

當年對外公佈的消息說是淑妃遵照高宗皇帝遺詔，在宣景宮裡飲下毒酒殉葬了，但其中內情如何，秦王是知道的。

且秦王不僅知道，之後更是暗中回到了京城，在一個寒冬夜裡悄無聲息地潛入了姚府，險些殺了姚鈺芝。可惜先帝知道的時候已經太晚了，秦王已經回到封地，想以無詔回京為由將他扣下並誅殺已是不能，一旦回到封地，便再沒有人能將秦王怎樣。

所以秦王其實是去過姚府的，很可能也知道姚府花園長什麼樣。

如果姚幼清將花園改成了姚府的樣子，被秦王認出來必然不悅。

姚鈺芝擔心自己的女兒觸怒秦王，才會關起房門將這件事告訴丁壽。

魏弛猜得不錯，姚鈺芝的確是要跟丁壽說這件事，但他說完之後，丁壽順勢就將姚幼清前往上川途中發生的事告訴了他。

「小的剛才還在想，要怎麼避開府中眼線單獨跟您說這件事，還好您主動開口將旁人遣退了，不然小的還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合適的機會。」

丁壽說著從髮髻裡掏出一顆密封的蠟丸，當著姚鈺芝的面把它摳開了。

「這是王妃離京前夜，陛下來與她辭行時贈與她的藥丸。」

只這一句話，姚鈺芝便呆住了，面露震驚之色。

魏弛贈與姚幼清的藥丸是讓她帶去路上服用的，怎麼會被丁壽大老遠的又帶回來，還是用這種隱蔽的方式？無須他多說，他就已經猜到這其中必有不對。

當丁壽把一切都交代清楚，姚鈺芝已是面色煞白。他一手緊緊摳住桌角，猛地站起來想要大吼一聲，到嘴邊的喊聲卻還未發出就已經被他自己嚥了回去。

不能喊，不能喊……不然會被外面的人聽見。

姚鈺芝雙膝一軟，頹然地跪倒在了地上，額頭緊貼著地面，淚水濺在地板上，雙手用力捶打，卻又不敢發出聲音，每每要落地時都把力道又收住。

「我一生……效忠朝廷！十六歲出仕，至今數十載……從不敢懈怠片刻……可換來的，就是這樣的結果嗎？」

他的妻兒已經死了，唯一的女兒還被先帝當做犧牲品嫁到了上川。

他明白先帝的用意，即便當時氣暈過去，也沒能說出拒絕的話來。

可如今他效忠的那個帝王，那個他親眼看著長大的孩子，親自教導過的學生，竟想毒害他的女兒，他唯一的女兒啊！

姚鈺芝心中嘶吼著，渾身顫顫，額頭青筋因為過度忍耐而一根根凸起，眼中的血絲幾乎要溢出。

丁壽也忍不住流淚，顧不得擦伸手去扶他，小聲道：「老爺，老爺您可千萬不能

出事啊，小姐還要指望您呢！」

姚鈺芝心中自是明白，在幾欲暈厥的時候狠狠地咬了咬自己的舌尖，讓腦子清醒過來。

他若在關門和丁壽說話的時候暈了過去，魏弛說不定就會猜到他們說了什麼，那他一定不會再容他活著。而他一死，凝兒傷心不說，魏弛也可能會更加不擇手段地想辦法除掉她。

姚鈺芝顫抖著緩緩站了起來，擦去眼中的淚，坐在椅子上平復自己的呼吸。

他不能跟丁壽單獨在房中待太久，不然一樣惹人懷疑。

「你今日就回去，藥丸的事不要對小姐提，就讓她……讓她像現在這樣，什麼都不知道吧。」

知道了除了徒增擔憂，什麼用都沒有。

他身為人父一沒有認清陸下的真面目，儘早阻止他們之間的往來。

二沒有為她找一門好親事，眼睜睜看她嫁給了秦王。

如今……他只能儘量不給她添麻煩，不讓她遠在千里之外為他牽掛煩憂。

丁壽會意，收斂自己的情緒，打開房門，又轉身對姚鈺芝施了一禮。

姚鈺芝點了點頭，滿面擔憂地對他擺手，用所有人都能聽到的聲音說道：「快去吧，千萬別讓王妃把王府花園改成咱們府裡的樣子。」

丁壽應下，趕忙帶著來時的那幾個人匆匆離開了，一刻都沒在姚府多停留。

姚家下人不明所以，宮中的魏弛得知後卻覺得這才是理所應當的。

據上川那邊的人來報，秦王在大婚第二日便離開胡城了，丁壽肯定要趕在他回去前讓姚幼清停下，把花園改回來。

他不以為意，只是讓人繼續盯著，全然不知自己的所作所為已經被姚鈺芝知曉。

丁壽抵達京城的當日，另有一人也抵達了胡城。這人坐在車中，掀開車簾看著「秦王府」幾個大字，唇邊漸漸泛起一抹笑意。

她已經讓人遞了拜帖進去，想來很快就會有人來迎她了。雖然貿然拜訪有些失禮，但她相信王爺不會將她拒之門外的。

片刻之後，果然有人拿著她的拜帖走了出來，到近前道：「季小姐，王妃請您進去，這邊走。」

季雲婉唇邊的笑意一僵，「王妃？」

「是啊，王爺有事離開了，不在府中，估摸著還要個把月才能回來，如今府裡一切事宜都是王妃做主。小的剛才把您的拜帖遞上去了，王妃說請您進去。」

季雲婉搭在車窗上的指尖緊了緊，心中期待歡喜全都沒有了。

她是來見秦王的，不是見那個秦王妃。

被王爺派人迎進去，和被王妃派人迎進去完全是兩碼事。

季雲婉當時便不想去了，但她都已經遞了拜帖，對方請而不進未免顯得失禮，目的也太明顯。而且下人那句「如今府裡一切事宜都是王妃做主」著實刺痛了她的

耳朵。

不是說王爺根本不喜歡那個女人嗎？為什麼會真把她當王妃供起來，還讓她做王府的主？

季雲婉笑了笑，對那人點頭，「那我就去見見王妃。」

對方愣了一下，旋即呵呵一笑在前方領路，沒有多說什麼，只是轉過頭在她看不到的地方撇了撇嘴。

什麼叫「那我就去見見王妃」？明明是妳自己招呼都沒打一聲就突然來訪，王妃好心意見妳就不錯了，還一副自己紆尊降貴去見王妃的樣子。

那人表面恭敬的將人迎了進去，心中卻在腹誹。

季雲婉的馬車從角門進去，走了一段時間才停下來。她下車與盤香一起進入內宅，這裡引路的就換了別人，不再是剛才前院的人了。

她走出一段之後發現這王府有些不對，四處都是工匠民夫，所經之處都有動工跡象，雖已大體成型，卻可看出還未全部完工。

「這是在做什麼？」她問了一句。

引路的下人答道：「是王妃在修繕宅院。王妃一開始本來只想修整花園，後來看到王府很多屋子都老舊了，下人居住的院子也都多多少少有些問題，便索性全部修繕一遍，省得回頭這一點那一點地再分開折騰。」

下人說著還忍不住稱讚了幾句，「我們王妃人可好了，對待下人從來不擺架子，特別親善，府裡人人都喜歡她呢！」

季雲婉交握在面前的手握得更緊，沉聲道：「可是這樣花銷很大吧？我聽說王爺是個非常勤儉的人，他也同意這麼做嗎？」

「同意啊，」那人答道：「就是王爺說的讓王妃想做什麼做什麼，銀錢直接從周管事那裡支就是了。王妃當初還覺得這樣不合適，想用自己的嫁妝，周管事說什麼也不答應，說是王爺回來若是知道了，他一定會受罰的，所以王妃才作罷了。」小丫鬟對王妃很是崇敬，喋喋不休地誇了一路，直到正院前才停下，閉上嘴規規矩矩地把人送了進去。

她們一路上一個光顧著說話，另外兩個光顧著聽，誰也沒注意到時不時有人投來詫異的目光，這其中就有赤珠。

赤珠在看到季雲婉的第一眼便愣住了，旋即明白了什麼，扯著嘴角一笑，轉身去了楚嬾的院子。

季雲婉路上聽了那些話以後便有些心不在焉，沒在王府待多久就準備離開。她是胸有成竹滿懷期待的來的，相信自己穩操勝券，自然沒把姚幼清這個所謂的王妃放在眼裡。

可現在事情跟她想像的似乎不同……

她心中思緒紛亂，到了正院沒說幾句話就告辭了，半路卻忽然被一個不長眼的下人撞到。

對方趕忙道歉，「對不住小姐，奴婢不是有意的。」

季雲婉心情不好，正要發作，對方卻低呼一聲，指了指她，又指了指身後一人，「妳……們……」

季雲婉順著她的手指看去，就見一人正呆呆地站在路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她。她看到那人後也是呆住了，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聲音，「妳是誰？」

「她到胡城做什麼？」

魏泓雖然人不在王府，但王府中若是發生什麼大事，下人還是會第一時間稟報給他。

崔顥回道：「聽說是到臨銅一位姑母家做客，正好路過胡城，就去王府給您請個安。您不在，她就去見了見王妃，但很快就走了。」

魏泓皺眉，「我本以為季大人是個清醒的，沒想到也糊塗了。」

季家若在上川真有什麼親近的親戚，以魏泓當初跟季家的關係，他是絕不會不知道的，最起碼逢年過節也會讓人送份禮。但他以前從沒聽說過此事，就說明這親戚要麼壓根沒有，要麼就八竿子打不著，從不往來。

一個這樣的親戚，如今身為季府嫡女的季雲婉竟然親自千里迢迢地趕了過來，目的自然很明顯。更何況臨銅與胡城離得極近，隨時都能過來，她到底想要做什麼也就昭然若揭了。

崔顥垂眸，「王爺想怎麼處置？」

「不用處置，」魏泓道，「既然是做客，能做一天兩天，一個月兩個月，還能做一年兩年嗎？」

日子長了得不到她想要的結果，她自然就走了。不然她一個未婚的女孩子這樣孤身在外，就是她自己願意，季淮安那張老臉也能撐得住嗎？

崔顥知道他心裡多少還記著以前的情分，做不出直接將人趕出上川的事情，便點點頭沒再說話，哪知魏泓又問了一句——

「沒別的事了嗎？」

別的事？崔顥想了想，「沒有了。」

魏泓面色不知為何沉了幾分，但並沒有說什麼，點點頭讓他走了。

崔顥走到一半才恍然明白了什麼，回身說了一句，「王妃最近在修繕宅院，花園的改動比較大，除此之外就沒什麼了。」

魏泓面色一僵，繃著臉道：「誰問她了？」

崔顥：「……」

一個月後，魏泓回到王府。

後宅已經給了姚幼清，他徑直回了前院，進去後發現一切都沒有變化，他眉頭微蹙，問道：「不是說王妃修繕了宅院嗎？」

「是啊，」下人笑嘻嘻地答道：「後宅變化可大了，尤其是花園，景致特別好，王爺您要是有空的話可以去看看。」

魏泓一頓，「……那這裡呢？」

下人一楞，「這裡？這是前院啊，王爺您的地方。」

魏泓：「……」所以呢？就不用管了？

下人終於明白過來，尷尬地扯了扯嘴角，「王爺，沒您的允許，誰也不敢動這啊。」別說王妃沒提，就是王妃提了，他們也不敢答應啊！

魏泓沉著臉不再說話，悶頭回了自己的屋子。

一直到下午，除了他自己的人以外沒人來找過他，也沒有任何人聽說他回來了，派人來給他請個安，更別提噓寒問暖給他準備午飯。

他住的是跟以前一樣的屋子，吃的是跟以前一樣的飯，身邊是跟以前一樣的下人，一點變化都沒有……那他娶妻是為什麼？當個擺設嗎？

魏泓想到這，面色又忽然僵了一下。

他當初娶她的時候，的確是想當個擺設來著。

這麼說起來現在倒是如願以償了……

可是一般被丈夫厭棄的女人，不是都會更加努力的討好對方嗎？

魏泓莫名的煩躁起來，坐到申時再也坐不下去了，忽然從椅子上站起身，走出了房門。

崔顥以為他要出去，立刻讓人備馬，被他拒絕了。

「去看看花園改成什麼樣了，改得不好的話就給我改回來！」

說完奔著內院大步而去。

崔顥一怔，趕忙跟上，走出幾步之後沒忍住笑了起來，卻又不敢發出聲音，憋得肩膀直抖。

魏泓一路直奔花園，發現這裡的變化的確很大，已經完全認不出本來的樣子了。亭臺樓閣廊橋水榭，真正的十步一景，雅致的讓人下意識便放慢了腳步，想要多走一走看一看。

他起初覺得很好看，但走了幾步之後就漸漸覺得有些不對了。

「這園子看著怎麼有點眼熟？」他皺眉道，一時間卻又想不起到底在哪裡見過。

跟在他身後的崔顥卻是變了臉色，剛剛的笑意全部消失，一句話都不敢說。

當年匆匆一瞥，王爺或許記不清了，但他過目不忘，印象卻是很深刻的——

這是姚家的花園！雖然並非全然一樣，卻有八九分相似，只是比姚家的更大了些，也更精緻一些。

崔顥一邊在心裡感慨那小王妃看似柔弱，膽子卻不小，一邊盼著王爺不要想起來，不然勢必會惱羞成怒。

但他的願望落了空，魏泓最後到底還是想起來了。他對這些園林景致不會刻意留意，但出於多年行軍打仗的本能，對走過的路線大多會留下一些印象。

在園子裡走了一會，他便漸漸想起自己曾經走過類似的路，周圍景致也差不多。那個地方是……姚府！

魏泓面色瞬間鐵青，垂在身側的拳頭緊緊握起，冷笑著從牙縫裡擠出幾個字，「膽子夠大啊！」明知他與姚鈺芝有仇，竟還敢將這花園改成姚府的樣子？真當這是

自己家的後花園嗎？

魏泓再也沒心思欣賞園中景色，沉著臉直奔正院準備興師問罪，結果還沒走到正院，就聽前方傳來一陣嬉笑之聲。

他繞過拐角，便看到姚幼清正在追一隻小狗。

小狗嘴裡叼了個荷包，姚幼清邊追邊道：「小可愛你不能再吃了！快把荷包還我！」

原來那荷包裡裝的是她給小狗準備的肉乾，剛剛已經餵了小狗一些，結果小狗嘴饞，見她不再餵了，竟趁她不注意的時候把荷包叼走了。

姚幼清追著小狗到處跑，瓊玉等人要上前幫忙，被周嬾嬾攔住。

「讓王妃玩吧。」她笑著說道。

這小狗聰明伶俐從不傷人，不會出什麼事的，等她真的累了他們再上前幫忙也不遲。

眾人點頭，便由著她在園子裡追著小狗四處跑，直到有人看到從轉角大步而來的魏泓。

魏泓來的方向與小狗跑的方向正對著，姚幼清只顧低頭看狗，沒看到走來的人。下人驚呼出聲，有人口中喊著「王爺」，有人口中喊著「王妃小心」。

姚幼清聽到呼喊趕忙剎住腳想要停下，結果停得太急沒站穩，整個人向前撲去，眼看便要摔倒。

魏泓離她只有幾步之遙，下意識上前將她扶住，往前傾倒的女孩便撲進了他懷裡，和他撞了個滿懷。

說起來姚幼清如今也十四五歲了，撞進他懷裡卻恍若無物一般，半點分量沒有。他一手放在她的後背，一手攬在她的腰上，只覺得這腰身細如柳，彷彿隨時都能折斷一般。

姚幼清剛剛嚇得都已經閉上了眼，本以為會結結實實摔在地上，卻被一個人給接住了。

她回過神鬆了口氣，心有餘悸地道：「多謝王爺。」

說著便要起身，動了動，卻沒能站直，仍被對方緊緊抱在懷裡，攬在她腰間的手也不知為何越收越緊。

姚幼清不明所以，抬起頭來，「王爺……」

對方卻同時開口，「沒吃飯嗎？」

「啊？」姚幼清更加莫名，「吃……吃了啊。」說完又覺得不對，問了一句，「王爺您問的是午飯還是晚飯？」

魏泓這才反應過來自己正在說什麼做什麼，趕忙鬆手，目光卻不由自主地還盯在她的腰上，想到剛才手中的觸感以及滿鼻的幽香，眸色漸深。

姚幼清見他半晌不說話，小聲問道：「王爺您怎麼來了？是有什麼事嗎？」

魏泓回神，忙將視線從她身上挪開，「我……有些東西忘在內院了，過來拿。」

姚幼清恍然，笑道：「王爺說的是書房那些吧？我收拾屋子的時候看到了，已經讓人給您送到前院去了，您問問管事們就知道了，他們肯定已經給您收好了。」

魏泓點了點頭，又站了一會也找不出什麼話說，轉身便走了。
他走出幾步，繞過來時的那個拐角後又忽然站住。
他剛剛來的時候……是要幹什麼來著？

Crescent Family